

人生
絮语

说与做

□ 尹祖泽

“别人是说了再做，我是做了再说；别人是说了不一定做，我是做了不一定说。”我很欣赏闻一多先生的这句话。它简单、朴实、易懂，又发人深省。

很多人都有“说了再做”的习惯，我亦不例外。但是说过了以后会不会去做？又会不会坚持做下去？都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有的人逢场作戏，随便说说；有的人随声附和；有的人说过了却不当回事……这种种陋习存在于工作、生活中，习以为常后便成了说话不负责任的日常状态。诚然也没有人追究自己说了些什么，做到了没有，因为毕竟是“说说而已”，人们都不当回事。“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”这句俗语，揭示了说与做本质上的区别。说是嘴上的功夫，天花乱坠也好，慷慨激昂也罢，只能算作“纸上谈兵”。付诸于现实，能否实现“说”的蓝图，就要看做出来的结果。做是要面对现实，动手出力，乃至流汗流血，面对意想不到的困难接二连三出现时，也需要脑力、体力去解决，善始善终。

“做了再说”是另一种工作方法：事前不张扬，不夸夸其谈，埋首于做上，等干出成绩抑或是干出一番事业了，才来说。这是一种审慎、稳重的做法，即使失败了，也不会搞得众人皆知，沸沸扬扬的，避免了人言可畏的世俗惊扰。

“做”贵在坚持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次在学期初对他的学生说：“我要求你们每天抡一百次手臂。”一周后，苏格拉底问：“谁坚持下来啦？”所有的同学都举起手来。三个月后，苏格拉底又问：“谁能坚持每天抡一百次手臂？”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只手举起来。一年之后，苏格拉底又问：“谁能坚持下来呀？”这次只有一个男孩举起了手，这个男孩就是苏格拉底最得意的门生、著名的哲学家——柏拉图。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：“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一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，一惯地有益于青年，一惯地有益于革命，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，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！”“一辈子做好事”要有说到做到的精神，要把行动落实在“做”上，服务于社会，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。

（作者原工作单位：景洪市第二建筑公司，72岁）

古城晚报
开屏新闻App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

昆滇往事

上世纪80年代的玉溪，记忆中面貌单纯，仿佛景色层次清晰而色调明快的水粉画，正如那个时代的主基调，也正好是我从青年进入盛年的时代。

那时的玉溪，只有数条两旁栽满绿树的主干道，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挡住视线，远远地就能看到塔山上的白塔——这是90年代前的市区标志建筑。1986年的红塔其前身是具有佛教色彩的白塔，数十年前变身红色，历经风雨到80年代其实已经近乎褪色恢复原貌。塔山是州城外的郊区，半世纪后反而是红塔区成了州城，但一直有其工业基因。烟厂、机床厂、总站，三大企业各领风骚若干年，尤其是机床厂的大门，曾经也比肩烟厂，只是阿诗玛的雕像依旧，后者已经入驻地产新贵。

庞大的工厂区少不了配套的校区，当时教师是由各需就读的“子弟”单位派出的，身份和待遇在派出单位，师院、技校等是除厂区外的第二集群。除了大厂内部，现今“师专凉米线”附近就是马路上自发的生活区，曾经附近有商店和书店各一个，保留的就只有老字号红塔山饭店，风味依旧，孙女对其赞赏有加。

那时的烟厂绿化花园郁郁葱葱，新建的泳池是夏天的热点中心。“山居”生活并不乏

记忆深处

我一直记得邮差老梁。五十多年前人家就叫他“老梁”，因为他姓梁，又“早生华发”。

老梁的皮肤黑里藏红，阳光一照，犹如一尊上釉的铜像。老梁没有宽度，却有一米七几的高度。两条腿细细长长，但有劲，这与他日复一日跋山涉水送邮件有关。20世纪60年代，腿就是邮差的交通工具，不论大雪纷飞还是骤雨如注，老梁都要送邮件，一双大脚，一步一步丈量投递路。公社、大队、学校、村庄……经常见到他行色匆匆的消瘦的身影。他似乎有使不完的劲，读过《水浒传》的文化人称他为“神行太保”。

那时老梁二十几岁，不野不横，是个好好先生，没架子，幽默风趣。他一进学校，顿时热闹起来。老师个个面带笑容地争着喊“老梁”，从他手里接邮件。老梁事先将邮件归类，有序分发，比较一般的邮件先给老师，再由老师吩咐高年级的学生带回村。像汇款单、包裹、挂号信之类的重要邮件，老梁铁定要亲手送到收件人手里。老梁跟老师交接好后，一挥手，跨腿跨行。有调皮孩子诨叫：“老梁、老梁……”我第一次学坏，叫声汇进声浪里，叫出去又提心吊胆，撅屁股，叉腿，随时准备逃跑。孰料，老梁非但不怒，反而回头黠笑，连连答道：“哎、哎……老娘没奶、老娘没奶……”虽然“梁”与“娘”有点音别，可我们当

味，烟厂机床厂生活区的电影院是当时玉溪第一家立体声电影院，在电视进入家庭前，是许多家庭的好去处。学校厂矿更不乏篮球场和文体活动，更有曲径通幽——一条小巷穿过师专和厂办学校，到达红塔之下，有“离原上草”，也有茁壮的烟叶，更有若干年代较近的坟茔，对于仅有小学和初中部的学校而言，颇有鲁迅笔下“百草园”的味道。可远眺北城，近赴果木林场绵延而至的果园。当时的塔山风景可谓草莽（正值武打港片流行之初，尤其是烟厂领风气之先播放人无我有的各式连续剧，让周遭厂矿艳羡不已，也的确不时有青春期的少年约到山上“比试”），与今日人工雕饰的秀美各有千秋。

“进城去”是山上居民的口头禅。从塔山到市区，一般以高地公园（现聂耳公园）为抵达目标，一路多是农田，步行不到一个小时。

入城的第一站是公园，曾有跳台泳池、孔雀和猴山等，以及气枪气球摊位，对面是最大的新华书店，都是红塔山老少居民的好去处。进入市区开始有服装店、磁带电器店等。市区往南北大街方向，那是准备去百货大楼或者五交化买大件的节奏，一般是在一家新兴冷饮店里坐下，招待小朋友吃点盛在瓷碟里的单球或双球冰淇淋，洋气又解渴。

邮差老梁

一家人都忘不了去邮局买新到的杂志，电视报是必不可少的，孩子们都爱在上面把自己心仪的节目画下线。后来邮局门市对面新开了一家居然是没有售货员的商店，货架对外，数十平米，镜子直接铺到天花板上。不能说万人空巷，但也是进城必“打卡”的场所之一。

两大电影院是进城的重头戏。城里会上映最新最热门的电影，电影拷贝有限，甚至热门影片放映时出现摩托车骑手的镜头，大字赫然：“跑片中”。看完电影回塔山的路上，有了情节的回味，走起路来总是要有滋味一些的。

白天进城的最后一站是有假山的三角公园。儿子四年级时，十余个同学，有兄弟姐妹，自己带着父辈的120相机，一起进城后就在假山前留影纪念，照片至今仍在老式影集中珍藏。

孩子们渐渐长大，有的需要去大河边一中上中学，那是更远的和塔山一样的“郊区”了，甚至一周回一次家。城市也越来越大，直到红塔也包围在高楼当中。孩子们越走越远，有的成为塔山新居民，有了自己的下一代；有的远走他乡，哪怕回到玉溪，也再也难见“红塔”了。

无寻处，唯有少年心了！
(作者原工作单位：玉溪师院，71岁)

□ 高申杰

汇款单。我很高兴，正愁母亲的医药费哩！这是二弟从部队刚汇出的钱，老梁第一时间就往我家送，我不禁肃然起敬。在一道陡坡下，我下了车，可老梁弓着腰，颤腿劲，肌肉像树根一样条条棱棱凸起来，几十米陡坡，一冲而上，站在坡顶对我微笑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，邮政服务门类和邮件投递量剧增，乡镇级邮递员的交通工具也与时俱进，从两条腿和自行车，一路风尘进入了摩托时代。然而，老梁却要与摩托失之交臂了，因为他只剩一年就要退休了。支局领导考虑他辛苦奔波几十年，让他在最后一年二线提前休息一下。可老梁倔，硬是向分局领导提出最后一个要求：驾驶摩托车再跑一年。领导受感动，没理由谢绝一个老邮差的执着追求。老梁经过苦磨苦练，把摩托车玩得人车合一。“出征”那天，老梁俨然一位勇士，头戴红头盔，身着藏青服，手握驱动柄，轰然启动，风驰电掣上大路。

一年后，老梁退休了，到远方的儿女家养老，往后难得一见了。不过，记忆不可磨灭。他是一个乐观幽默、尽职尽责的好邮差，也是新中国不同时期邮政事业发展的活化石。

（作者原工作单位：安徽省庐江县盛桥镇中心学校，69岁）

峥嵘岁月

叫天生桥的地名不少，大多与地形地貌如桥梁的景观，或者喀斯特地区岩石造型如桥洞而得名。我要说的天生桥似乎与这些都没有关系。

1978年初，我接到云南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上面及在此就读期间的通信地址就是寻甸天生桥云南农业大学。一开始看到这个地名，还引发我的一点联想，难道还有与桥梁有关的什么风景名胜吧。多年后才得知在寻甸与会泽县的交界处，还真有一座天然岩石形成的桥。

学校在的那座荒坡上，不知是树木被砍光了还是绿化不太好，只见一片片裸露的红土地。冬春时节狂风呼啸，卷起滚滚红尘，遮天蔽日；夏秋时节雨水冲刷出道道泥泞，难以下脚行走，稍不注意就踏起两脚红泥。当地还处于雷区，雷雨时节供电部门为了避免雷电击伤人畜，动辄拉闸停电。我们在那里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，傍晚时分从天而降的一场暴雨，把原本就稀薄的节日氛围

冲洗殆尽。我们只能就着如豆的一星蜡烛光亮，吞咽学校发的唯一象征节日意味的月饼，有同学打趣说是“寻甸寻不到‘电’啊”。

可以理解的是，一个县里一下子增加了千余名学生，一定会带来粮食和副食品供给压力。于是入乡随俗，供给我们的肉食是当地的咸腊肉，而且每月一人一斤的定量一次性供给，食堂也图省事，一顿解决掉，不管肥瘦让我们一次吃个够。主粮之外有几个月的杂粮搭配的是当地盛产的洋芋，大概占百分之三四十，正餐吃不完就当早点吃，每天清水煮洋芋，再加一勺面酱，直吃得反胃。有的同学嘀咕抱怨伙食差，被食堂的大师傅“想好好的去读北大”一句抢白得差点背过气去。交通也极不方便，离火车站有几公里远，离县城将近十公里，不通车只能步行，开学之初好奇，周末休息去赶了一次街，吃了碗缺油少肉的米线，买了点解馋的糕点，又匆匆往回走，累得够呛，以后再也没有去过。

尽管只因自愿中填写了“服从分配”，而阴差阳错地被录入一所未曾听说过的学校，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地方上学，我等还是凭着坚韧的毅力，把不是很喜欢更谈不上热爱的专业苦读得还算过得去。所幸一年多后我所在的班级，就被列为第一批，最先搬回到昆明原校址。而其他院系则是接近毕业才陆续搬回昆明。

后来包括天生桥在内的寻甸县都划归昆明市管辖，天生桥一带的学校旧址和山坡逐渐被开发利用，成为一座青山环绕、绿树成荫、环境优美，冠以“人民公社”“怀旧寻根”“教育求知”等主题形式的“红色庄园”。曾经是电影《周渔的火车》和《好大一对羊》的摄影基地，正在打造为“健康生活目的地，养生养老幸福园”，这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，是我们40年前在那里寒窗苦读时所始料不及的。

（作者原工作单位：大理州动物疫控中心，62岁）

有个叫天生桥的地方

□ 魏向阳